



遊樂城創人事件

佇三年前的一个暗時，一場火燒厝害一个家族破碎。

【一】

一切攏是對遮開始……………

「這件代誌就拜託你，錢佇遮。」「好，我知影，我會想辦法予遐的人過來。」

「多謝，按呢我就放心矣。」

有一對兄妹感情足好，小妹叫做王英美，阿兄叫做王明輝，有一日英美對阿兄講：「阿兄，我想欲買bang-ga（漫畫），但是我這個月的所費無夠。」「無要緊，你的所費若是無夠，你共阿兄講，阿兄就一定會予你，你恰意啥物物件就做你去買，無要緊，只要是你欲愛的物件絕對袂反對。」「好，多謝阿兄，我上恰意阿兄。我就知影阿兄上疼我。」「阿兄嘛干焦你這個小妹，我無疼你，我欲疼啥物人？」

【二】

王英美，國小三年的小學生，今年九歲，伊足愛看bang-ga（漫畫），尤其是日本的bang-ga，伊定定去冊店買bang-ga，這工伊恰平常時全款去冊店買bang-ga，頭家講：「小朋友，我都知影你一定會來買，我有特別替你留一本。」「頭家，多謝。」

英美足歡喜，心肝內咧想這實在是足好，按呢轉去厝裡就會當沓沓仔共bang-ga看了了，伊足愛看日本作者江戸川政雄(えどがわまさお，e-too-ga-wa-ma-sa-o)所畫名偵探工藤新一(くどうしんいち，khu-to-sin-i-chi)伊逐本攏有買。

伊那行那掀bang-ga喙細聲講：「誠好、誠好，我實在足歡喜，作者閣出第二phō，我足驚作者袂閣畫。」「毋知影後來故事按怎發展，足期待。」

就佇這個時陣，有一个規身軀攏穿烏衫的人騎oo-tó-bái對王英美的身軀邊共bang-ga搶走，王英美大聲喝有人搶伊的bang-ga，邊仔的少年人有的騎oo-tó-bái逐(jiok)彼个歹徒，有的替伊報警。

王英美轉去厝裡一直吼，吼講：「阿兄、阿兄，有人共我的bang-ga搶走。」英美的阿兄明輝是一个國小的音樂老師，佇學校教囡仔唱台語歌，比英美大漢十五歲，伊真疼這個小妹。王明輝受氣講：「可惡，到底是啥物人遐夭壽，連一个九歲囡仔的物件嘛欲搶，死賊仔脯莫予我tsang著，若是予我tsang著你就知死。」

這幾日電視有咧報這個新聞，有一位對花蓮來到台北食頭路的電腦工程師離奇失蹤，伊的名叫做林玉蘭，伊蹠的所在攏揣無人，伊佇花蓮的爸母足煩惱，嘛有去報警。個嘛希望會當透過媒體公佈查某团的相片，替個鬥揣。

【三】

有一工，學校的下課時間，兩個國小的老師咧看旅行的廣告，其中一個李維倫講：「這真正足好空，四工三暝才四千箍，食飯閣免錢，內底的物件攏會當耍」另外一個老師蔡家華（查埔，伊的男朋友）：「你講的這是佇東部的遊樂城，無、我看按呢啦，這改的連繼假日咱做伙去，順繼招明輝佢咱去。」「好，橫直逐家攏是好朋友，欲出去迺迺就做伙去。」

暗時的電視新聞報講失蹤足濟日的電腦工程師林玉蘭猶原無消息，警方懷疑已經予人剖死。

【四】

林玉蘭失蹤的這個案件，警方決定欲去請教彼个全國足出名的偵探陳志誠。看伊有啥物辦法佢伊的想法，針對林玉蘭這個案件陳志誠認為代誌無單純，爰先對林玉蘭身軀邊的人開始調查，了解伊交朋友的狀況，順繼看覓伊是毋是有佢人結冤仇抑是有別的原因，伊無認為這個案件是為著錢，因為家屬攏無接著恐嚇電話。

陳志誠，全國有名的偵探，伊大學的時陣就開一間偵探事務所，定定幫助警方佢人民辦案，替警察解決真濟困難的案件，警察辦案的時陣拄著困難嘛定定共伊請教。各地攏有人拜託伊去辦案，伊的名聲就愈來愈大，連外國人嘛知影伊的名。這工伊佢平常時全款坐佇房間內底看批，這是一張佢犯罪有關的批，有人向伊唱(tshiàng)聲講欲佇東部的遊樂城犯案，欲信毋信就據在陳志誠，就按呢陳志誠決定欲去東部一逝。

伊認為這張批無的確佢林玉蘭的案件有關係，因為這張批寄來的時間佢林玉蘭失蹤的時間差不多全時。伊並無感覺對方是咧佢伊講耍笑創景（惡作劇）。

【五】

你若來台東，請你斟酌看，
出名鯉魚山，也有一枝石雨傘，
初鹿之夜，牧場唱情歌，
紅頭嶼三仙台，美麗的海岸，
王梨釋迦柴魚，好食一大盤，
洛神花紅茶，清涼透心肝，
你若來台東，請你相招伴，
知本洗溫泉，予你心開闊。

連繼假日，三位老師李維倫、蔡家華佢王明輝就出發去遊樂城，到遊樂城的時，雄雄有一個人從(tsông)出來共伊拚著「歹勢，歹勢我的物件無去」。「無要緊」這個時陣有一個中年人講：「恁敢有收著招待的批？」「有，阮三个人攏有。」

「按呢真好，我是這tah旅行公司的職員，我叫做葉志賢，恁只要向我報到，就會當開始迺迺。內底的物件攏據在恁耍，房間的鎖匙佇遮，這馬恁會當來領。但是爰會記得上尾一工爰共鎖匙還我，所有的物件攏替恁攢好勢。」

葉志賢講綴伊來的彼三个人嘛是全款欲來遊樂城迫迫，但是個毋知影落車共tshuā來遮。葉志賢講(kóng)：「對這馬開始恁逐家愛佇遮蹓四工，逐家愛互相幫助，恁先自我介紹。」「對你先開始，敢好？」

「好，我叫王明輝，是國小老師，教囡仔唱台語歌。」

「我叫李維倫，恰明輝佇全一間學校教冊，我教地理。」

「我叫蔡嘉華，恰個兩個佇全一間學校教冊，我教數學。」

「我叫林啟賢，是製作皮鞋的公司的頭家，阮專門做外國人的生理，嘛有做國內的生理。」

「我叫張志明，佇出版社食頭路，負責替作者編冊。」

「我叫劉文慈，是一个小說家。」

閣有一个人無自我介紹，彼个人就是偵探陳志誠。「你嘛向逐家介紹你家己。」葉志賢講。

「好，我叫陳志誠，我是一个偵探。」

「原來你就是彼个真出名的偵探，聽講你替警方解決缺少真困難的案件。」「你看起來真少年。」陳志誠講：「彼是因為我會去注意著一寡真細的所在。」

逐家佇客廳小可歇睏，雄雄看著一具死體，跤手攏了人斬斷，面嘛予人對甲予人無法度看出來這是啥物人。這個時陣蔡嘉華有看著一張紙貼佇壁頂，頂懸寫講：

「佇這時間內底有的人死亡，有才調就共我揣出來，繼落來就看恁的能力。地獄來的冤魂。」

逐家看著彼具死體閣加上這張紙，心肝內攏足嚇驚，足驚家己會是受害者，陳志誠提醒逐家愛細膩，上好莫家己一个人落孤單行踏。

暗時的時陣，張志明恰劉文慈個兩個人佇林啟賢的房間開講，張志明講：「咱三个人已經足久無做伙出來，尤其是三年前發生彼件代誌了後。我足驚下晡發生的代誌恰三年前彼件代誌有關係。可能有人欲共咱警告。」劉文慈講：「好矣啦，莫提起彼種無歡喜的代誌，真無簡單才會當來東部迫迫。」「就是講啊，出門逐家就較歡喜咧，莫講遐的無歡喜的代誌。」林啟賢講。

這個時陣張志明講：「我有買點心，我去房間提來予恁食」「好，多謝你。」結果伊去真久攏無轉來，林啟賢恰劉文慈攏咧想講提一个點心敢需要遐久的時間，當咧煩惱的時，雄雄有一个炸彈爆炸閣有煙，有幾個用柴做的房間攏去了了。

佇另外一片，陳志誠已經睏去矣，予一个聲音拍精神，伊心肝內咧想是毋是家己聽毋著，閣繼續睏，蔡嘉華恰李維倫嘛有聽著，但是逐家攏毋知影彼是啥物物件的聲。

第二工的早起，逐家欲食早頓的時，一直攏無看著林啟賢、張志明恰劉文慈三个人。等一睏仔嘛無看著人，逐家就想講先食早頓，然後留一寡物件予個食，一直等到欲十點的時，攏無看著個三个人，逐家發現狀況毋著，逐家就做伙去揣人，行到林啟賢的房間的時，逐家攏驚著，因為規个房間攏變做一片一片的柴，逐家攏認為這三个人應該是予人用炸彈剖死，但是到底是啥物人做的？是毋是有外口的人闖入來？猶閣毋知影。

這個時陣李維倫講：「恁逐家看這是張志賢的目鏡，這khok仔寫伊的名。」逐家閣有揣著其他兩個人的物件，按呢就會當確定這三个人應該是死亡。

陳志誠佇現場調查，看敢有破案的線索，伊發現有一寡所在足可疑，伊感覺這個案件無按呢結束，後壁猶閣有代誌發生。

第一工佇客廳發現死體，後來閣有人予炸彈彈死，逐家攏驚甲欲死，因為佇這附近真正有kiám-kháu-ông（殺人魔王）咧剖人，逐家攏足煩惱會變做後一个受害者，無的確這逝出來迨迨就無命。

第三工早起咧食早頓頓的時，李維倫講：「這馬減三个人，佇遊樂城就無好耍neh。」「就是講啊，按呢賭咱四个就無趣味。」暗時的時陣，逐家做伙開講，講家已較早過去的代誌，佇這個時有一个規身軀穿甲破糊糊的人，倚佇逐家的面頭前，逐家真驚惶，因為佇這幾工內底攏毋捌看過這個人，當咧想講這個人是啥物人來遮欲創啥的時，佇這個時陣有人喝講：「伊一定是地獄來冤魂，緊，緊逐。」

逐家向彼个規身軀穿甲破糊糊的人從過去，彼个人嘛家已走去，逐家想講彼个人應該暫時袂來。「這馬就會當知影凶手是咱以外的人」「但是誠無拄好予伊走去，真可惜無共伊tsang起來。」「咱這馬報警，警察應該是會揣著彼个人，按呢就會當知影彼个凶手地獄來的冤魂的身份。」

陳志誠一直憂頭結面，伊認為代誌無遐簡單，所以第四工的早起伊閣去命案的現場調查，土地無予炸彈用甲足大空，按呢應該毋是進前就埋佇遐，若是進前遐就有炸彈埋佇下跤，應該會共土地用足大空。這一定是有人佇房間內裝貯炸彈，然後才用li-moo-khòng（遙控器）予炸彈爆炸。

伊閣共留佇現場的目鏡提來閣看一改，伊想講伊若臆了無毋著，逐家前暗看著的應該是彼个人，閣加上有人佇彼个時陣講彼句，伊已經知凶手是啥物人。這馬著調查証據，伊英雄雄看著有一个人一直咧摸家己的橐袋仔，陳志誠想講總算予伊揣著証據。

第四工的暗時，陳志誠想講機會差不多矣，應該是向逐家宣佈代誌的真相的時機，伊叫王明輝、李維倫佻蔡嘉華個三个人過來伊遐，共逐家講伊知影凶手是啥物人，蔡嘉華講：「你的意思是講凶手是阮三个其中的一个。」「無毋著，代誌就是按呢，凶手佇咱內底。」王明輝講：「陳志誠，你按呢講就毋著neh，凶手毋就是彼个地獄來的冤魂？伊昨暝就走去。你哪會講凶手佇咱內底。」陳志誠講：「彼は恁三个人內底有人編出來的。目的就是欲予逐家叫是凶手是咱以外的人，按呢家已予別人懷疑的可能性就會降低，欲犯案就加真方便。」「原來是按呢。」

這個時陣陳志誠講：「王明輝，凶手就是你。」另外兩個人李維倫佻蔡嘉華聽著這個答案攏掣一趔，因為佇學校逐家攏認為王明輝是一个教學真認真閣受學生佻意的老師，定佻學生做伙耍，因為伊會去了解學生咧耍啥物，伊嘛真關心遐的較散食的學生因仔，個學校有辦中晝頓，每一个學生攏愛納錢，伊攏會替遐的散食的因仔想辦法，予個會當食中晝頓，有時伊閣會替遐的因仔納中晝飯的錢。伊閣有一个比伊較細漢十五歲的小妹，對彼个小妹嘛真疼痛，伊欲愛的物件逐項攏會予伊，人緣嘛真好，哪會變做剖人的凶手？個兩個想無。李維倫講：「偵探先生，無，你共代誌自頭到尾講一改。」「好，我講。」

陳志誠講：「一切攏愛對第一工講起，第一工的暗時相信逐家攏有聽著爆炸的聲音，其實彼是凶手用炸彈共林啟賢個遐的人剖死，但是彼个時陣只有兩個人佇房間內底，實際上死亡的人是兩個人著，毋是三个人。凶手共其中一个人，就是張志明關起來，無予伊任何物件食，予伊枵腹肚，閣共伊的目鏡園佇現場，按呢看著伊的目鏡就會掠準個三个人攏死亡，其實這是為第三工暗時發生的代誌做準備。」

「凶手佇第一工留彼張紙佇客廳，閣予逐家看著彼具死體，目的就是欲予逐家認為有一个人犯佇這附近，逐家就會驚著，按呢犯案較方便。然後佇第三工的暗時就是昨暝，共

張志明放出來，予伊出現佇逐家的面頭前，看著伊規身軀穿甲破糊糊，閣加上彼張紙，猶閣有看著客廳彼具死體，逐家攏會驚著。按呢做就是為著欲共逐家嚇驚，嘛是欲予逐家更加相信凶手是咱以外的人，按呢逐家就會認為這幾日一直有咱以外的人覘佇遮，佇遮刮人。實際上咱看著彼个人就是張志明本人無毋著，但是因為伊真久攏無食物件，規个人瘦甲毋成人形，咱才會一時認袂出來。」

講到遮的時陣，李維倫講：「但是按呢真奇怪，張志明若是真正予凶手關起來，伊是按怎無愛向咱喝救命？」陳志誠小停一下繼續講：「若是伊無法度按呢做咧？彼毋是因為伊無愛按呢做，是因為伊無法度按呢做，因為伊tshuh目(bák)（近視）愛掛目鏡才會當看清楚所有的物件，伊目鏡無去的時陣，只有靠聲音來分辨是毋是家己的人，彼當陣有人喝講緊逐。伊聽著有人按呢講當然會走。」「原來是按呢。」

「彼當時有一个人講緊逐，逐彼个地獄來的冤魂，這個人就是王明輝，王明輝你為啥物知影伊是凶手地獄來的冤魂？」這個時陣王明輝的面青恂恂，啥物攏講袂出來，陳志誠繼落去繼續講：「講袂出來honnh，我替你講，因為你驚代誌會煽空(piak-khang)，你知影彼个人就是張志明，張志明若是向咱喝救命，伊就會共咱講凶手是啥物人佻代誌的經過，為著避免這種情形，明輝才會按呢講。」

這個時陣蔡嘉華講：「有道理，因為第一工看著彼張紙佻客廳內底的死體，逐家心肝內就已經著驚，驚講有殺人犯佇這附近。昨暝閣看著彼个規身軀穿甲破糊糊的人，逐家會更加驚惶，想講這個人是刮人凶手。」

王明輝真受氣講：「陳志誠，你講規晡，證據佇tuè，你若是硬欲講我是凶手請你共據khèh（提）出來。」就佇這個時陣陳志誠giú（換）王明輝的衫，對橐袋仔共一个物件提出來，彼就是li-moo-khòng（遙控器），陳志誠講這就是證據，因為頂面有伊的手螺（指紋），提予警方就會查出結果，當然就會知影彼是啥物人的手螺。

這個時陣陳志誠講：「人類就是一種足奇怪的動物，明明知影有對家己足不利的物件抑是證據，偏偏就是會困佇家己的身上，因為煩惱會予啥物人祛去，王明輝，彼个時陣我看著你一直咧擗(jîm)衫褲的橐袋仔，我就開始懷疑你，閣加上你佇昨暝講彼句話。我相信警方調查的結果是仝款。」蔡嘉華講：「但是咱是因為來遮迫迫才搪著林啟賢個三个人，阮嘛是看著廣告才知影遮有遊樂城，才會來遮迫迫。若無，無可能知影個的行蹤。」陳志誠講：「假使講這毋是臭挂坎(tshàu-tú-khám)的情形，是有人拜託彼个旅行社的人共個三个人tshuā過來，欲完成遮的計劃就真困難。凡勢恁看著的旅行廣告嘛是明輝進行安排的，因為按呢看起來較自然，是仝一間學校的老師做伙去迫迫。」看著這個情形王明輝只有講：「陳志誠，你真正是名偵探，我認輸矣。」

陳志誠小停一下講：「咱逐家客廳看著的死體是失蹤足濟日的電腦工程師林玉蘭，著無？因為伊失蹤的時間佻現死體的時間鬥會起來，閣有，林玉蘭失蹤的這段時間，你寫有唱(tshiàng)聲講欲佇東部犯案，所以我才懷疑這其中一定有關係。警方若是化驗DNA就會當確定彼具死體是林玉蘭。」

這個時陣王明輝知影無法度辯解，伊講：「因為伊搶阮小妹的bang-ga，彼日阮小妹轉來的時一直哭，哭講有人搶伊的bang-ga，對彼个時陣我就咒誓，一定愛共彼个搶阮小妹bang-ga的人揣出來。有一工我去揣林玉蘭的時陣，我看著彼本bang-ga，伊講彼是個阿姊予伊的，但是我真清楚伊根本都無啥物阿姊，伊講白賊，我才知影伊是搶阮小妹bang-ga的人。」「王明輝，我會當理解你為啥物遐怨恨林玉蘭，但是敢有需要共人刮死？你竟

然為著這種理由就共人剖死，猶閣有你為啥物欲共林啟賢彼三个人剖死，敢是個做了啥物對不起你的代誌？所以才共遐的人剖死。」

這個時陣一直恬恬的王明輝講：「彼時因為林啟賢彼三个人害我家庭破碎，家破人亡。我佢阮小妹攏是雲林人，阮蹠佇庄跤，雖然無講足好額，日子嘛過了較艱苦，但是逐家過了真快樂。但是三年前林啟賢為著欲擴大伊的工廠，伊向我的老爸申請土地變更，因為阮老爸佇縣政府上班，伊是負責土地的部分，但是林啟賢欲申請的所在是動物的保留地。毋管按怎講攏是無可能通過，阮老爸有共這點共伊講，但是伊堅持佇遐起工廠，閣想欲送錢來seh後手，但是阮老爸無接受，若是收人的seh後手的錢，頭路就無矣，政府掠足嚴。想袂到林啟賢為著欲向阮老爸報復煞揣伊朋友放火燒厝，個遐的人共阮兜燒掉。我的老爸、老母佢阿公、阿媽攏死亡。彼工是因為我佢我小妹佇外口，所以無hông燒死。」

.....時間轉去到三年前.....

王明輝佢伊的小妹王英美佇外口散步，英美對阿兄講：「阿兄，你敢會去北部食頭路？」「無一定，這愛看情形，凡勢阿兄會留佇遮食頭路嘛無一定，橫直老師這種頭路，不管佇啥物所在領的薪水攏全款，無因為佇北部領的薪水就較懸，佇南部的薪水就較低。這佢所在無關係。就準講阿兄去北部食頭路，嘛是會轉來庄跤的故鄉。你莫煩惱」「但是阿兄，咱遮真濟人去北部食頭路就攏無轉來neh。」「袂啦，阿兄佢遐的人無全款，就準講阿兄去北部食頭路，阿兄嘛會轉來，不管按怎講這是我的故鄉，是我出世佢大漢的所在，雖然講這個村真散赤，阿兄向你保證，好無？」「好。」

就佇這個時陣有一把火咧燒，敢若欲衝起天頂，英美大聲喝講：「阿兄，火燒厝。」「害矣啦，彼个所在是咱兜。愛緊敲電話予消防隊。」過一站仔水龍車來矣，真緊就共火拍hua，但是厝內底的人因為袂赴走，煞攏予燒燒死，嘛揣無著火的所在，消防隊就當做意外案。佇火燒厝的現場發現四具屍體，王明輝去認屍的時陣，看著伊的爸母佢阿公、阿媽攏燒甲毋成人形，規个人驚甲啥物話攏講袂出來，英美佇邊仔一直吼：「阿爸、阿爸、阿母、阿母。」一開始王明輝嘛叫是這是一件意外，有一工伊佢小妹佇台北才知影彼場火燒厝的真相。

彼工明輝佢小妹佇咖啡廳食飯佢咖啡，聽著林啟賢咧佢其他的人講話，「彼个中年公務人員實在足戇，咱只不過是叫伊予咱方便，結果伊煞毋肯，欲送伊一寡錢伊也毋啦，才會予火燒死。」「這馬逐家攏叫是發生佇雲林庄跤的彼場火燒厝是意外，報紙嘛報甲足大。根本無人知影彼是咱造成的，是咱放火共彼口灶燒死。」「是啊，這是應該的。」

王明輝聽著彼號代誌，心肝內足受氣，哪會害死四條人命閣按呢無要無緊，共性命當做是無tsùn-būn（不當一回事）。而且閣是為著土地變更無過這種代誌，共伊的親人害死。這個時陣英美換(giú)阿兄的手講：「阿兄，咱來去報警，好無？叫警察共遐个人掠起來，個是害死阿爸佢阿母的凶手。」「無路用，就準講將所有的代誌共警方講，遐的人嘛會因為証據不足予法官放轉來。上重要的是共遮的人的面記牢咧，靠咱家己的雙手報仇。阿兄按呢做毋是為我家己，是為著你佢已經死去的阿爸佢阿母猶閣有阿公佢阿媽。佇這進前莫去予遐的人發現。」

.....時間轉來到這馬.....

「原來是按呢。」佇這個時陣蔡嘉華講：「雖然明輝剖人是足不應該，但是林啟賢遐的人嘛誠酷刑，竟然是為著土地變更無過的這種代誌就共人害甲家破人亡，予一个好好的家庭破碎，毋過我會當理解明輝為啥物會共個剖死。」

東部的警方即時趕到位，將王明輝掠走，王明輝嘛無反抗，就綴警方上車，陳志誠將証據就是li-moo-khòg交予警方，所有的案件總算攏結束。

【六】

隔轉工警方宣布彼具死體檢驗的結果，驗DNA了後証明彼真正是林玉蘭。伊失蹤足濟日，想袂到是hông佇東部剖死。剖死林玉蘭的凶手是王明輝，伊家已向法官佾警察承認有做這件代誌，原因嘛有講。後來王明輝閣走去東部犯案，為著欲報三年前死亡的父母佾阿公、阿媽報仇，才會揣彼三个死者算數。張志明予警方揣著的時，規个人烏焦瘦(oo-ta-sán)，應該是足濟工無食物件。犯案的原因是因為林啟賢為著土地變更無過，祛恨負責的公務人員，煞放火燒人的厝。造成四个人死亡。li-moo-khòg嘛有查著王明輝的手螺。逐家嘛才知影三冬前發生佇雲林庄跤的火燒厝毋是意外，是有人放火燒厝，報紙嘛有寫三冬前發生的彼場火燒厝的真相。

彼个旅行社的職員葉志賢嘛承認伊有收王明輝的錢才會共林啟賢、劉文慈佾張志明彼三个人tshuā到東部的遊樂城，是欲方便王明輝犯案。李維倫佾蔡明華个兩人看著的旅行廣告嘛是个安排的，因為按呢較袂予林啟賢个遐的人，就是因为按呢嘛愛予王明輝的同僚去東部的遊樂城，按呢看起來較自然，較親像朋友做伙出去迺迺。所有的代誌到遮總算攏解決矣。

法院判王明輝死刑，法官認為雖然伊犯案的原因足使人同情，伊家已嘛足可憐，但是犯罪就是犯罪，事實佇眼前，毋管按怎講犯罪就是毋著，無論是啥物原因犯罪就是愛接受法律的制裁。王明輝个兄妹的一个親情講欲收容英美，雖然是一个獨身的查埔人，但是欲照顧一个囚仔是無問題。林維佾蔡嘉華有去監獄看王明輝，个共明輝講就準講伊替親人報仇，伊失去的物件嘛無可能轉來，个若佇天頂看著明輝按呢做嘛無可能歡喜。了後共英美騙講伊的阿兄調去外島，愛真久才會轉來，但是囚仔會大漢，總有一日會知影代誌的真相。

王明輝佇監獄內底表現足好，坐監到第十八年的時陣，申請假釋有成功，會當出獄，佇彼段時間伊的表現嘛誠好，後來伊去做義工，佇一改做大水的時，伊為著欲救一个摔入去溪水的老歲仔人，予水沖走。雖然彼个老歲仔人有救起來，但是王明輝家已煞無命。

創作理念

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才開始有作家從事臺語創作，但是跟華語的創作比起來，比例仍然很低，各種體裁，像是小說、戲劇、詩等等都有臺語作家從事創作，各種題材，舉凡歷史事件、原住民、社會事件等等，都有臺語作家投入創作，但是偵探小說似乎比較少人從事創作，加上本人很喜歡閱讀偵探小說以及看偵探片，覺得這是臺語創作可以開拓的新領域，希望能夠在這方面有所突破，也希望可以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東西。

李佩瑄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